

畫

學

心

印

畫學心印

卷三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畫眼

明董其昌

山水以氣韻生動爲第一故六法以氣韻始

凹凸二字最爲畫中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
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
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邱壑內營。成立鄩鄂。
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

妙用會得
此旨思翁
不能擅美
於前也
蔡透惜墨
潑墨四字
畫中巧妙
迎刃而解

作畫能集
諸家大成
何患不出
人頭地

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得
其百一便足自老以游邱壑間矣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畫者每
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
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
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

此卽以造
化爲師非
尋常學力
所能到

一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
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
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
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
推篷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之
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
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日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筆須巧拙
互用自然
絕去甜俗
蹊徑正與
思翁之旨
相合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源、范寬、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荆關，下逮黃子久、吳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

畫家惟樹
木須擷取
諸家之長
方能美備
非若皴法
位置必守
門庭也

畫家必胸
有邱壑自
然氣貫
迥無扭擷

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則李成此千古
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而獨創
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稍加柔雋耳如
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
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矣今欲重臨古人樹
木一冊以爲奚囊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
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

堆砌之病
矣。虛實詳
略。處慧心
人自能變
通之。

能分能合
方爲好手

畫樹祕訣
細心參之

手時事也。其次須用虛實。虛實者各段中用筆
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虛實互用。疏則
不深。窳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
奇矣。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
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過半矣。
樹固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頭
要放。不可緊。

轉折二字
最爲畫樹
妙用解此
自無板木
之病

樹要四面
有枝方得
八面玲瓏
之妙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爲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枝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着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皆秘訣也。

畫須先工樹木。但四面有枝爲難耳。山不必多以簡爲貴。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

筆法秀峭
一切甜邪
俗賴之病
掃除淨盡

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圓皴。北苑獨稍縱。故爲一小變。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卽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乃訣法也。北苑畫雜樹。止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卽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畫樹一切均要有凹凸之形方人三味讀此可想見氣韻生動之趣

畫無筆迹正藏鋒不

作畫凡此俱要有凹凸之形先如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唯以雲山爲墨戲此語似偏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無筆迹非謂其墨澹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

露之意元
四大家皆
宗此旨書
畫實一理
也

此則宋趙
希鶴論載
洞天清錄

如此方能
純詣乃能

善書者藏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
手執筆沈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
知名畫無筆跡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
元章趙子昂善書必能善畫善畫必能善書其
實一事耳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
上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護短
者竄入其中士大夫富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

筆墨妙天下

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營邱而後爲
二米之雲山乃足闕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
目也。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
勢米氏父子宗董巨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
用李將軍拘筆如伯駒伯驥輩欲自成一家不
得隨人去取故也。

用墨能參
透此意自

老米畫難於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

然生動盡
致

確論

思翁拈出
大是妙諦

右丞法派
至元四家

墨焦墨盡得之矣

子美論畫殊有奇如云簡高人意尤得畫髓昌
信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
註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
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
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文人之畫白玉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

而大備文
沈後惟思
翁獨得倪
黃正傳莫
東派實爲
思翁法嗣

畫家筆墨
原不過陶
寫性情以
發舒胸中
逸氣如刻
畫細謹受

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
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
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
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
吾曹當學也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
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
能○損○壽○益○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

制於造物
是自戕其
生機也

學古人全
在得其意
如徒拘守
形迹終無
入路

大畫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品格
雖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
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
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
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
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

右丞創爲
渲淡早開
元人門戶
猶倪黃派
演董巨實
爲思翁先
聲此中轉
關有非人
力所能強
者

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驢
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拘
研○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
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
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
雲○峰○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東○坡
贊○吳○道○元○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聞○然○知
言○哉○

吳道子偏於骨故謂之無墨項容偏於月故謂之無筆骨以停勻卽是有筆有墨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趨向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

筆墨精妙
方能爲山
水傳神

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驟網。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蒼雪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

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荒率蒼古
元人妙境
雲林尤擅
勝場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
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
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
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併雖妍而不甜董源
米芾高克恭三家合併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
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如此畫境
自然生氣
遠出變幻
滅沒不可
端倪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卽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高手也。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

畫樹能領
取其妙自
然運實於
虛化板爲
活

華源晚年
脫去舊習
獨師造化
所由與李
營邱並駕

雖檜柏楊柳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
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
墨畫圈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
師每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
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
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
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

樹木須要
審其境地
相宜方爲
合格此等
處最當留
意

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
而不塞。卽是一家眷屬耳。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
卽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嶽亦然。如畫
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
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
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
蔥。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

畫樹之竅
全在生枝
發節處曲
直不可過
於顯筋露
骨以渾化
出之則畫
樹之妙思
過半矣

章法能得
分合之妙

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榦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邱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

自無堆砌
之病

鈎勒皴染
陰陽向背
色色精妙
方是有筆
有墨

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
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
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
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
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疏林或高或下則有情
此畫訣也余蓋欲拈出以示人惜未有知其解

畫中點綴
均要得其
神趣筆墨
方是博場

畫柳之妙
不離此種
種學若能
細心參透

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
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窳橋渡
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
卽不知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柳不難畫只要分
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團鋪處只以綠
汁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頭半

斯無遺憾

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以九子爲可望。齊山爲可游。若可居者。唯洞庭兩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畧所以志也。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

古大家各有習尚。不得相混。

右丞畫總
以皴法道
染爲上益
法備趣足
允爲百世
宗匠

興寫蒼霄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閣。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王右丞畫。余從樵李項氏。見釣雪圖。盈尺而已。絕無皴法。石田所謂筆意凌兢。人局脊者。最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管邱而高簡過之。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年。有宣和題。危樓日暮。人千里。欹枕秋風。雁一聲者。然總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具有右丞妙

墨戲三昧
不能追蹤
北苑烏能
夢見南宮
耶

米老畫全
以趣勝每
多率易處
故學米者
必以董巨
爲宗

趣子曾借觀經。歲今如漁父出桃源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
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沒卽米畫也。
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
山王晉卿寫武昌樊口景。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
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真
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

高尚書深
得米家精
蘊其氣韻
魄力實高
出諸家上

余雖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做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服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由未見高尚書真蹟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煙雲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卽高

甲戌秋見
一山樵紙
本中幅筆
情縱逸風
韻蕭疎仍
未脫文敏
規格市賈
索價太昂
交臂失之
深可惜也
雲林之不
可及在能
萃諸家之
長自成一

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
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
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
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
意及之。

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邱
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

局

近得迂翁
直幅筆墨
簡淡一種
蒼莽之趣
如在雲霧
中不可捉
摸真絕詣
也

米之顛倪
之迂皆卓

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由絕似耳。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唯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皆有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

絕千古

思翁畫骨
格純乎右
丞而更參
之以董米
故用筆用
墨之妙爲
諸家莫及

皴法必要
數十年之

人而已。

畫家右丞如畫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意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庄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

苦功方能
入妙初畫
好手亦是
可觀其所
以異者全
在絨法上
分別耳

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
粉本。乃極細絨。相傳真本在武林。既稱摹寫。當
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
法矣。唯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
幅。頗用金粉。閒遠清潤。迥異常作。余一見。定爲
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凡諸家
絨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
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

思翁賞鑒
眞有上下
千年縱橫
萬里之識

思翁賞鑒
其自負處

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全○乃○知○董
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王○維
有○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亟○令○友○人○走
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余○有
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展○閱○一○過○宛○然
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
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
想○心○取○之○果○得○與○眞○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

止其自得
處也

室而親覽其盤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庶
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於折竿中
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
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
倘得合劍還珠足辨吾兩事豈造物妒完聊畀
余於此卷中消受清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
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峰石色迥出天

世有伯樂自然有千里馬居今之世而欲求右丞營邱真跡誰則信之然天下之大
有精鑿而篤好者亦未始不可相遇也

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唐代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甚遠故米老及見輞川雪圖數本之中唯一本真餘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邱與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偽者見三百本真者止二本欲作無李論况右丞蹟乎余在長安聞馮開之大司成得右丞江山霽雪圖走使金陵借觀馮公自謂寶此如頭目腦髓不遂余意函致邸舍發而橫陳几上齋戒以觀得未曾有

畫家右丞
與書家右
軍皆獨絕
千古

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辭數百言。大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染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澗翻。或設色娟麗。顧蹊徑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此雪霽卷已爲馮長公游黃山時所廢。余往來於懷。自以此生莫由再覩。頃

惠崇巨然
畫真匹敵
然近世但
知有巨然
想惠師遺
跡世人少
所見耳

於海虞嚴文靖家。又見江干雪意卷。與馮卷絕
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何異漁父入桃源。駭目動心。書以志幸。
五代時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
然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爲師。
又以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
一似西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好古。
獲此奇跡。惠公似得主人矣。

北苑瀟湘
圖最爲神
妙之跡讀
此令人神
往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既展之。卽定爲瀟湘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蒹葭漁網汀洲叢木。茅菴樵逕。晴巒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真畫者。何顛倒見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

觀此可想
見營邱山
水之勝

奇古荒率僧巨然於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鬢
者余何幸得卧游其間耶

營邱山水危崖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
成陰軒暢開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
用墨頗濃而皴斲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
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
身在千巖萬壑中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

余藏西廬
翁懷大年
江鄉清夏
冊思即思
翁藏本真
有夫年超
軼絕塵之
致

意欲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滅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爲員。此則琢員爲觚耳。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咸熙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尙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渡錢塘。次馮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

思翁此論
甚爲賞鑒
家下箴屐
也世之聽
聲隨影者
蓋深味乎
此言

林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
誦北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
細謹而無澹宕之致輞川多不皴唯有拘染猶
是南宋人手迹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
及是獲披觀再過始知營平所言百聞不如一
見真老將語也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
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都下

十洲畫傳
世極少余
所見仇蹟
可稱精妙
真高出衡
翁之上

後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唯有心盞。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真千里後身。雖文太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而余獲觀於東郡王長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祕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解畫。不解參此用筆訣也。長公具眼又多蓄唐宋跡。以余爲何如。

米家畫法
全是化工
靈氣結撰
而成不可
以筆墨踐
徑觀也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
灑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雲
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晦伯購之。携以自
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篷底。一望空濶。長天雲
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
捲簾看畫卷。覺所將卷爲剩物矣。湘江上奇雲
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瀋淋漓。乃

以造化爲
師故能胸
次廓然脫
盡筆墨畦
徑

似米家父子耳。古人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米元暉又作海岳菴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濶。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故論畫者曰。一須人品高。豈

元四家之
追宗董巨
國初四王
之取法元
四家真是
一綫相承

非品高則閒靜無他好繁故耶元季諸君子畫
唯兩派一爲董源一爲李成成畫有郭河陽爲
之佐亦猶源畫有僧巨然副之也然黃倪吳王
四大家皆以董巨起家成名至今隻行海內至
如學李郭者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俱爲前人
蹊徑所歷不能自立堂戶此如五宗子孫臨濟
獨盛當亦紹隆祖法者有精靈男子耶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

臨摹古人
必要得其
神氣方有
心得如徒
摹擬形似
終無人處

書學心印卷三
三
唐初虞褚輩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
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
故也巨然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
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與臨
本同若爾何能傳世也子昂畫雖圓筆其學北
苑亦不爾

雲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不
曉近來俗子點筆便自稱米家山深可笑也元

讀此華源
畫可想像
得之

得北苑三
昧卽得米
家三昧也

暉○睥○睨○千○古○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後○人○護○
短○逕○路○耶○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
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
冬○在○日○

朔○旦○至○金○閨○門○客○以○北○苑○畫○授○予○雲○煙○變○滅○草○
木○鬱○葱○真○駭○心○動○目○之○觀○乃○知○米○氏○父○子○深○得○
其○意○予○家○有○虎○兒○大○姚○村○圖○政○復○相○類○不○師○北○

苑。烏。能。夢。見。南。宮。耶。

趙榮祿枯樹法郭熙李成不知實從飛白結字
中來也文君眉峰點黛不知從董雙蛾遠山袖
帶來也知此省畫法

可稱古今
三絕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
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眾。長。出。新。意。於。法
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有。餘。地
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

道人孤
門清介不
以要譽
所以傳
千古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船子和尙以
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入妙
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
畫者甚眾。而仲圭之門聞然。妻子頗笑之。仲圭
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
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
謂氣韻非耶。

子少學子久山水。中去而爲宋人畫。今間一倣

思翁尚然
如此可見
兼長之難

倪黃當時
可稱壓倒
元白

子久亦差近之。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
皴染。五十後大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以
爲一恨。喜有元鎮在前。爲我護短。否則百喙莫
解矣。

元時畫道最盛。唯董巨獨行外。此皆宗郭熙。其
有名者。曹雲西。唐子華。姚彥卿。朱澤民輩。出其
十不能當倪黃一。蓋風尚使然。亦由趙文敏提
醒。品格眼目。皆正耳。予非不好元季四家畫。直

十洲畫雖
極精妙究
屬工刻未
免傷氣不
能如癡翁
之以畫爲
寄以畫爲
樂也

派其源委歸之董巨亦頗爲時人換眼丁南羽
以爲畫道一變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驢精工之極又有士
氣後人倣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
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
文太史丞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
仇氏故非以賞譽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
鼓吹鬪駢之聲如隔壁釵釧戒顧其術亦近苦

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衛翁畫從
趙文徵風
韻中來其
舒展自如
之趣已遠
不逮矣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如獨異。無取絕肖。似所謂魯男子學柳下惠。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跡。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疎者。異趣耳。獨此

雲林淡墨
一種可謂

獨絕千古
非後人所
能學步

游戲爲之
自然入妙
故知超文
敏之不可
及

幅蕭散秀潤。最爲逼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子昂嘗有創爲卽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生知。非虛也。

王西園爲吾郡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酬唱甚有高韻。予得其日記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記錄。如周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啟南本色。此

拙中有巧
學者最宜
玩味

寫生四種。拙中有巧。非時史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予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吾鄉畫家。元時有曹雲西。張以文。張子正諸人。皆名筆。而曹爲最高。與黃子久倪元鎮。頡頏並重。曹本師馮觀郭熙。此幅則倣巨然。尤異平時之作。藏此以傳故鄉前輩風流。以文畫。乃有絕

石谷云畫有明暗如鳥雙翼不可偏廢明暗兼列神氣乃生宗旨殊不同也

迂翁畫若淡若濃其趣異也

肖大癡者。子得之長安。今合此乃雙美也。予常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鈎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眉公胸中數具一邱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畫師甜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也。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啟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

徐熙筆墨
神逸視黃
筌之妍麗
畫品自高
出其上面
反暇疵之
適足爲識
者所笑耳

士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
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
知兼長之難

傳稱西蜀黃筌畫兼眾體之妙名走一時而江
南徐熙後出作水墨畫神氣若湧別有生意筌
恐其軋己稍有瑕疵至於張僧繇畫闔立本以
爲虛得名固知古今相傾不獨文人爾爾吾郡
顧仲方莫雲卿二君皆工山水畫仲方專門名

古人氣誼
讀此令人
景慕

思翁此論
真千古不
易可以折
衷

家蓋已有歲年。雲卿一出而南北頓漸遂分二
宗。然雲卿題仲方小景目以神逸。乃仲方向余
斂衽雲卿畫不置。有如其以詩句相標譽者。俯
仰間見二君意氣可薄古人耳。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
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
都世近則託形以傳。世遠則託聲以傳耳。曹弗
興、衛協輩妙跡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

論極精確

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能卽不擅國。能有甫之詩。歌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君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如此真得
秋景之神
非畫家筆
墨所能到

畫秋景唯楚客宋玉最工寥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都在語外唐人極力摹寫猶是子瞻所謂寫畫論形似作詩必此詩者耳韋蘇州落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因畫秋林及之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參者唯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予以牙檣游行其中望之地皆作金色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州順

親歷其境
方知古人
詩語之妙

畫石用皴
方顯石之
妙處如徒
事皴靡有

流而下絕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出檣帆。
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真人語千載不可復
值也。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敷文學士
小米跋于海岳菴中。不似人間鈎勒法也。然石
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隳永有味。
漢陽先生嗜石。不減米顛。生平畫石甚多。獨此

何趣味

畫閣亭石
須將透漏
二字參悟
始足盡畫
石之訣

卷悉摹宣和所藏宣和一生寶石。皆爲胡騎輦
人黃沙白草。此石出漢陽。不知流傳幾千百年。
信乎翰墨之權真。堪與萬乘埒也。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
畫此矣。趙文敏嘗爲飛白石。又嘗爲卷雲石。又
爲馬牙鈎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
意爲此冊。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

古大家各有精詣須博覽其妙自然識見超越足以權衡今古

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徐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猫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

卽此數則
已有無窮
妙景

哉

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
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
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
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
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
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

潘子輩學余畫視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

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吾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簞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奇名。則諂矣。

向見趙仲穆臨木骨格神韻無美不臻真

董北苑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二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幅。無復同者。可稱畫中龍。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

有出藍之
美

力乏耳。

王叔明爲趙吳興甥其畫皆摹唐宋高品若董
巨李范王維備能似之若於刻畫之工元季當
爲第一。

高尚書不
師北苑鳥
能夢見南
宮耶

高彥敬尙書畫在逸品之列雖學米氏父子乃
遠宗吾家北苑而降格爲墨戲者

倪迂在勝國時以詩畫名世其自標置不在黃
公望王叔明下有云我此畫深得荆關遺意非

雲林迂癖
性成概可
想見

王蒙輩所能夢見也。然定其品當稱逸格。蓋米
襄陽趙大年一派耳。於黃王真伯仲不虛也。
畫譜不載司馬君實。予曾見其畫。大類營邱。有
小米作一幅。配之。宋人題款甚多。因思古人自
不可盡其伎倆。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
罕用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荆蠻民。
今藏余家。書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

元之趙集
賢高房山
與倪黃吳
王皆在伯
仲間不能
軒輊也

蓋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
幅今皆爲余所藏余每欲買山霽上作桃源人
以應畫識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
翠爲第一恨景碎耳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
事名宿而倪迂題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
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與吳興埒矣高

雲林畫天
真幽淡脫
畫縱橫習
氣爲元季
之冠人皆
宗北苑迂
老嘯強故
作荆關欲
立異以傲
諸公耳

乃一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
六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子與趙君善長商
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
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
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
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
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

大年尙有
無書之誦
而况庸史
耶讀此真
欲令人攔
筆

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
卽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
翁其胸次自別也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着萬卷書更奇又大
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邱
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
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論皴法附

明 陳繼儒

諸家皴法
各有門庭
不能相混

皴法董元麻皮皴范寬雨點皴

俗云芝
蔴皴

李將軍

小斧劈皴李唐大斧劈皴巨然短筆麻皮皴江

貫道師巨然泥裏拔釘皴夏圭師李唐米元暉

拖泥帶水皴先以水筆皴後却用墨筆

得勢爲作
畫第一緊
要

論畫

明趙左

畫山水大幅務以得勢爲主山得勢雖縈紆高下氣脈仍是貫串林木得勢雖參差向背不同而各自條暢石得勢雖奇怪而不失理卽平常亦不爲庸山坡得勢雖交錯而自不繁亂何則以其理然也而皴擦勾斫分披糾合之法卽在理勢之中至於野橋村落樓觀舟車人物屋宇全在想其形勢之可安頓處可隱藏處可點綴

觀此足見
良工苦心
不肯一毫
苟且

實者虛之
虛者實之
全在用意
構思方能
邱壑靈奇
不同尋常

畫學心印卷二十一
五
處先以朽筆爲之復詳玩似不可易者然後落
墨方有意味如遠樹要模糊襯樹要體貼蓋取
其掩映連絡也其輕煙遠渚碎石幽溪疏筠蔓
草之類初不過因意添設而已爲煙嵐雲岫必
要照映山之前後左右令其起處至結處雖有
斷續仍與山勢合一而不渙散則山不爲煙雲
掩矣藏畜水口安置路徑宜隱現參半使紆迴
而接山之血脈總之章法不用意構思一味填

位置

取勢之法
純乎運實
於虛非筆
墨吐徑所
得而拘也

塞○是○補○衲○也○焉○能○出○人○意○表○哉○所○貴○乎○取○勢○布
景○者○合○而○觀○之○若○一○氣○呵○成○徐○玩○之○又○神○理○湊
合○乃○爲○高○手○然○而○取○勢○之○法○又○甚○活○潑○未○可○拘
攣○若○非○用○筆○用○墨○之○高○韻○又○非○多○閱○古○蹟○及○天
資○高○邁○者○未○易○語○也○

古人成家
立名自有
數十年功
力淺學焉
能夢見

西廬畫跋

王時敏

畫雖一藝。古人於此。冥心搜討。慘淡經營。必功參造化。思接混茫。迺能垂千秋而開後學。原其流派。所自各有淵源。如宋之李郭。皆本荆關。元之四大家。悉宗董巨。是也。近世攻畫者。如林。莫。不人推白眉。自誇巨手。然多追逐時好。鮮知古學。卽有知而慕之者。有志倣倣。無奈習氣深。錮筆不從心者多矣。間有傑出之英靈。心妙解力。

形神俱得
方爲純詣

先生傾倒
石谷如此
足見先輩
之虛心好
古非近今
人所能及

追古法亦不過專學幾家豈能於歷代諸名蹟
盡得其間與且形似者神或不全神具者形多
未肖求其筆墨逼真形神俱似羅古人於尺幅
萃眾美於筆下者五百年來從未之見惟吾石
谷一人而已石谷天資靈秀固自胎性帶來其
於畫學取精去翫研深入微見解與時流迥別
又館毘陵者累年於唐孔明先生所徧觀名蹟
磨礱浸灌剏精竭思窠白盡脫而復意動天機

臨古之功
耕煙翁爲
當代第一
非諸家所
能望其涯
涘

石谷功力
先生如此
表揚可謂
不遺餘力

神○合○自○然○猶○如○禪○者○徹○悟○到○家○一○了○百○了○所○謂
一○超○直○入○如○來○地○非○一○知○半○解○者○所○能○望○其○塵
影○也○近○過○做○廬○爲○余○作○雪○圖○長○卷○兼○用○右○丞○管
邱○法○其○行○筆○布○置○瑰○麗○高○寒○各○極○其○致○宛○然○天
造○地○設○不○能○增○減○一○筆○而○皴○擦○勾○斫○渲○染○開○闔
之○法○無○一○不○得○古○人○神○髓○昔○人○謂○昌○黎○文○少○陵
詩○無○一○字○無○出○處○今○石○谷○之○畫○亦○然○蓋○其○學○富
力○深○遂○與○俱○化○心○思○所○至○左○右○逢○源○不○待○做○摹

先生好古
情深愛才
若渴讀此
令人嚮往

而○古○人○神○韻○自○然○湊○泊○筆○端○者○要○皆○元○本○之○功
耳○余○於○畫○道○有○癖○嗜○顧○以○資○質○鈍○劣○又○嬰○物○務
不○能○懇○習○迄○以○無○成○生○平○所○交○畫○友○數○輩○亦○多
未○脫○時○趨○意○謂○風○尚○止○此○不○圖○疲○暮○之○年○得○遇
石○谷○且○親○見○其○盤○礴○如○古○人○忽○復○現○前○詎○非○大
幸○然○猶○恨○相○遇○之○晚○不○能○不○致○歎○於○壯○盛○之○緣
慳○也○自○慚○椎○魯○無○文○於○妙○繪○神○奇○未○能○罄○掄○萬
一○聊○識○古○法○源○委○并○我○兩○人○定○交○因○緣○以○見○絕

蕤固自有真。且以訂歲寒之盟云耳。

右丞江山霽雪圖。爲馮大司成舊藏者。後歸新安程季白。余昔年京邸。與程連牆朝夕。過從時。得展玩。迄今三十餘年。不知此圖屬之誰氏。自分此生。已不復再覩矣。前歲偶過沈伊在齋頭。見石谷所作雪卷。寒林積素。江村寥落。一一皆如真境。宛然輞川筆法。蓋因淵思兼得神解。於古人同鼻孔。出氣下筆。自然契合。無待規摹。昔

惟石水畫
足以當之

人評右丞畫雲峰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
乎造化。以題此卷。亦復何忝。余實愛慕。未能暫
釋諸懷。顧以日久漸忘。不無悵悵。今伊在同。余
爲廣陵之游。携至舟中。復得縱觀累日。追憶右
丞真蹟。宛在心目。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詎非殘
年大幸。因書其後。聊以志快。若伊在石谷。筆精
墨妙。填篋競爽。作家相遇。故宜其拋撒。乃爾又
不必贅論矣。

石谷少負盛名又復悉心探討閱一時即有一時進境其造就真不可限量

石谷畫道甲天下鑒賞家定論久歸然余比年每見其新作必詫爲登峰造極無以復加及繼見則又過之未知將來所詣果何底止昔柳子論觀文謂如懸衡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欲令吾俯莫若增重其文苟增之不已將懼吾首至地余觀石谷畫亦然石谷日進乎技一樹一石無不與諸古人血脈貫通如子久逸韻出塵學者僅能摹其郛廓乃獨奪神挾髓使之重開

生面尤非時流可幾萬一。余展玩服膺，不覺弛氣。愧墨豈但首之至地也哉。

向藏耕煙
倣江貫道
巨幘蒼渾
沈著墨氣
濃厚深得
巨然神簡
迥出貫道
規格之外

江貫道專師巨然。其皴法不甚用筆，而以墨氣濃淡渲運為主。鄧公壽作畫，繼在巖穴上士之列，爲南宋第一名家。石谷此圖，林麓映帶，峰嶺紆迴，皴染位置，悉得巨然三昧。雖規模貫道，而取精去粕，遠出於藍，自非於逸園有殉知之，合何以得此歎美歎美。

幸西春於
滬賦得石
峇傲山樵
紙木中幅
山石用卷
雲璠索綴
離披零亂
不可端倪
景極幽闕
蒼莽之趣
溢於紙素
正石卷畫
境人妙時
也

石谷此圖雖傲山樵而用筆措思全以右丞爲宗故風骨高奇迥出山樵規格之外春晚過婁携以見眎余初欲留之知其意頗自珍不忍遽奪每爲悵悵然余時方苦嗽得飽玩累日霍然失病所在始知昔人檄愈頭風良不虛也
宣和主人於萬幾之下游戲丹青山水樹石外間作花鳥蟲魚用以寫生適興其措意用筆處往往迥出天機超然塵表絕非尋常畦逕可及

張僧繇畫
神奇超妙
脫盡筆墨
蹊徑爲古
今獨絕楊
昇畫想從
僧繇得來
猶王洽之
後有米老
也

筆墨兼擅
方疎妙境

此江渚秋晴卷。純做楊昇。不多用筆。全以色道。
染成圖。疏爽高奇。如三代彝鼎。照人洵稱希世。
之寶。舊爲余所購藏。後歸虞山宗伯。旣聞遭鬱。
攸之厄。時復悵然於懷。不意石谷乃能追意臨。
摹不爽毫髮。過婁携以見眎。反覆披翫。煥若神。
明。頽還舊觀。歡喜不能釋手。惜原本先爲六丁。
取去。弗獲爲延津雙龍之合耳。
畫不在形。似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筆。

學者須領
取此中微
妙自然出
人頭地

向藏石谷
倣趙榮祿
絹本大幀
高華工麗
真得文敏
法外之趣

不○妙○者○能○得○此○中○三○昧○方○是○作○家○此○圖○爲○孔○明
先○生○作○峰○巒○樹○石○大○率○規○模○承○旨○然○趙○於○古○法
中○以○高○華○工○麗○爲○元○畫○之○冠○此○尤○以○淡○逸○見○奇
筆○墨○兼○妙○從○董○巨○伐○毛○洗○髓○得○來○故○於○倣○古○皆
能○超○軼○其○上○非○獨○承○旨○此○圖○亦○一○證○也○蓋○與○孔
明○投○契○最○深○實○有○殉○知○之○合○不○然○何○以○拋○撒○逗
漏○至○此○

昔董文敏嘗爲余言。子久畫冠元四家。得其斷

癡翁畫境
學者能融
會毫端筆
墨自然登
峰造極

楮殘縑不啻吉光片羽。而生平所最合作尤莫如富春山卷。蓋以神韻超軼。體備眾法。又能脫化。渾融不落筆墨畦徑。故非人所企及。此誠藝林飛仙。迥出塵埃之外者也。余二十年前過荆溪。一鉅公拉同往延陵氏請觀。以遺歸弗果。既聞此卷有費桐之厄。幸而所損無多。復爲精鑒者購藏。益信有神物呵護。一江帶隔。不能鼓世往觀。然殘年猶作妄想。庶幾旦暮遇之。去冬吾

向見石谷
摹子久畫
冊一頓筆
情古淡深
得癡翁神
巖知與
下規格不
同

友陸子桴亭歸自毘陵云見石谷子臨摹一卷
神采覺異常筆因思石谷於宋元名蹟摹倣無
不奪真子久猶其所深詣定知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不敢望見真跡見此摹卷足矣中心卷卷
然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適石
谷再過小齋并携孔老照老二跋見眎益令人
振觸豔羨營魄回皇不能自己雖石谷許以別
摹貽贈然渠應酬紛遯食息不皇安得有干手

眼○以○慰○余○夢○寐○之○求○耶○兩○卷○余○皆○未○得○寓○目○特
紀○平○日○積○慕○與○無○緣○披○觀○始○末○以○堅○石○谷○息壤
之○盟○焉○耳○

舊藏奉常
翁倣大年
湖鄉清夏
橫冊境界
空靈氣味
渾古想卽
從此圖得
來

余○家○藏○趙○大○年○湖○鄉○清○夏○圖○柳○汀○竹○嶼○茅○舍○漁
舟○種○種○天○趣○非○南○渡○後○人○可○及○石○谷○此○圖○仿○佛
相○似○而○清○遠○疏○朗○過○之○洵○稱○冰○寒○於○水
書○畫○之○道○以○時○代○爲○盛○衰○故○鍾○王○妙○蹟○歷○世○罕
逮○董○巨○逸○軌○後○學○競○宗○固○山○川○毓○秀○亦○一○時○風

思翁紹倪
黃絕詣真
有開來繼
往之功

南北兩宗
自古相爲
柄鑿石谷
融化毫端

氣使然也。唐宋以後畫家正脈自元季四大家
趙承旨外。吾吳沈文唐仇以泉董文敏。雖用筆
各殊。皆刻意師古。實同鼻孔。出氣邇來畫道衰
熸。古法漸湮。人多自出新意。謬種流傳。遂至衰
詭。不可救挽。乃有石谷起而振之。凡唐宋元諸
名家。無不摹倣。逼肖偶一點染。展卷卽古色蒼
然。毋論位置。蹊徑。宛然古人。而筆墨神韻。一一
尋真。且倣某家。則全是某家。不雜一他筆。使非

集其大成
眞不愧爲
畫聖

知已難逢
古今同慨

題款。雖善鑑者不能辨。此尤前此未有。卽沈文
諸公。亦所不及者也。余嘗謂石谷。惜生稍晚。不
及遇文敏公。使公見之。不知如何擊節嘆賞。石
谷亦自恨無緣。時爲惘惘。今此卷雲煙滅沒。林
木鬱森。全從營邱。巨然得筆。而兼燕文貴之景
物。萬變尤稱。生平合作。今秋將赴櫟園。少司農
之招。欲卽用爲贄。因出以示余。而屬爲標置。蓋
櫟翁風流博雅。爲士夫之宗。精鑒之祖。其於石

古人云人
生得一知
已可以無
憾。櫟翁曰
石谷知已
也。

谷相慕甚殷。一見訴合。固不待言。而石谷感遇
殉。知殫其靈心。妙指爲清闕几席之供者。瓌異
更不可數計。所謂得夫子而名益彰也。初卽不
遇文敏。今得遇司農。已足快平生矣。又何生不
逢時之慨哉。

石谷此圖。爲以韜張君飛鶴來庭而作。其林木
蓊蔥。峰巒峭拔。儼然伯駒仙山樓閣圖。而秀逸
過之。令觀者有飄飄霞外之思。蓋鶴者仙禽。其

向見松年
畫冊筆墨
工雅色澤
妍麗允爲
南宋大家
惟逸韻不

九。臯。之。響。萬。里。之。心。正。與。以。韜。貞。姿。遠。性。互。相。
吸。引。故。宜。翩。然。來。下。依。止。軒。墀。而。又。得。石。谷。以。
神。妙。之。筆。繪。成。長。卷。雲。氣。滃。溢。其。間。他。日。挾。之。
遨。游。八。極。當。如。蘇。公。駕。鶴。往。來。更。無。待。僧。繇。書。
龍。點。睛。矣。

松。年。畫。秀。美。絕。倫。然。猶。未。脫。蹊。徑。一。入。石。谷。手。
便。超。逸。高。妙。乃。爾。此。真。藝。林。絕。致。古。今。罕。二。安。
得。不。令。人。傾。心。嘆。服。哉。特。題。其。端。以。識。獲。觀。之。

足由其落
筆不超也

幸

元季四大家皆宗董巨。穠纖澹遠各極其致。惟
子久神明變化不拘拘守其師法。每見其布景
用筆於渾厚中仍饒通峭蒼莽中轉見娟妍纖
細而氣益閎填塞而境愈廓。意味無窮。故學者
罕窺其津涉。獨石谷妙在神髓。不徒以神似爲
能。尤非餘子可及。然子久真蹟。余平生所見。幾
及二十餘幀。家藏亦有三四。今皆散佚。無存。猶

奉常翁畫
一點一拂

皆從癡翁
神韻中來
由其研求
於平日者
深故流露
於腕下者
肖也四王
雖同摹大
癡獨而爐
可稱千久
後身

畫境至此
登峰造極
足以晚癡
翁傲白石

畫學心印卷三
五

憶董文敏公云黃畫圖片紙尺璧畢竟以富春
圖卷爲第一恨未之見數年前聞石谷爲晉陵
唐氏臨寫一卷亦未得寓目但懸擬神韻題數
語於別幅聊志羨慕之意舊冬石谷偶游潤州
復爲在辛侍御對臨真本今若赴焦山度夏之
約過婁話別因携此卷見際始見其筆墨縱橫
超逸入神有運斤成風之妙而總歸於平淡大
癡二百年翻身出世作怪白石翁所以自况者

何論時史
哉

微○之○今○日○端○不○多○讓○余○殘○年○何○幸○獲○此○鉅○觀○雖
欣○羨○有○心○未○敢○輕○請○迺○蒙○石○谷○慨○許○舐○筆○兼○欲
索○侍○御○題○識○見○貽○聞○之○益○不○勝○狂○喜○侍○御○清○風
峻○節○砥○柱○頽○波○麗○藻○雄○文○主○盟○風○雅○余○飯○嚮○亦
已○有○年○顧○髦○衰○無○由○披○觀○今○邀○借○芬○藿○被○以○餘
光○詎○非○三○生○慶○快○而○石○谷○古○今○絕○藝○得○夫○子○而
名○益○彰○神○怡○務○閑○又○得○江○山○之○助○其○進○乎○技○者
正○不○知○所○止○長○夏○深○林○解○衣○盤礴○吾○知○息壤○之

盟未寒瓊校之投有望矣

元四大家畫皆宗董巨其不爲法縛意超象外
處總非時流所可企及而山樵尤脫化無垠元
氣磅礴使學者莫能窺其涯涘故求肖似良難
惟石谷深得其神髓尺幅巨幃無不亂真此卷
爲高足荇文作凡林壑之開閣蔽虧煙雲之變
幻滅沒寓法度於縱放之中得奇趣於筆墨之
外山樵奇秘密藏指授已無餘蘊荇文得此心

筆墨如此
已臻化境

攀手追行見黃鶴一燈。近在虞山相續無盡詎。
非莪林快事耶。書以志喜。

石谷於畫道研深入。微凡唐宋元名蹟已悉窮。
其精蘊集以大成。聲名驚爆海內。遠近可求者。
戶外屢滿。欲作鐵門限久矣。近從鹿城舟次得。
快觀巨冊摹古共二十幀。筆端變化於前。詰神。
韻種種各極其致。展玩迴環如探海藏。如羅寶。
網不覺目眩魂搖。但惜先有所歸。不獲乞爲家。

家藏石谷
葑溪草堂
卷長不滿
四尺而布
景之妙寫
意之工一
一與此圖
胞合真晚

秘朝夕坐卧其間。猶不勝悵惘耳。

石谷畫囊括古人。凌軼近代。聲名震爆海內。無待縷述也。久矣。邇日過婁。携一巨卷。高尺有咫。而長則數十倍之。乃爲高弟西園作者。初猶秘不示人。既從其篋中搜得。纔一展觀。便覺煙雲滿紙。其間雲巒層疊。林木盤紆。蒼蔚蒙茸。恍迷出入。而尋源挾奧。飛泉曲磴。歷歷分明。且皴斫。拘點諸法。具備變幻。無窮。一以高古。蒼蒼爲主。

年神妙之
蹟不易得
見也

總之化機在乎元氣淋漓合荆關董巨爲一益
有不期然而自然者真極藝苑之能事爲畫禪
之大觀也吳中自文沈唐仇之後有石谷子畫
道始樹正鶴及門者英俊輩出爭奇競爽今又
有此卷爲矜式使學者知所嚮方將來虞山一
隅筆墨之盛正未知所止余衰耄殘年猶及見
之可勝慶幸

吳門自白石翁文唐兩公時唐宋元名蹟尙富

明中葉時
吳門畫道
竄盛文沈
從沙彌神
領中來唐
則專師李
晞古倪黃
一振筆革
思竊獨得
心傳此畫
品之所以
高出前人
上也

鑒賞盤礴與之血戰觀其點染卽一樹一石皆
有原本故畫道最盛自後名手輩出各有師承
雖神韻浸衰矩度故在後有一二淺識者古法
茫然妄以己意銜奇流傳謬種爲時所趨遂使
前輩典型蕩然無存至今日而瀾倒益甚雲間
董宗伯後亦云良可慨也虞山王子石谷天資
既高又師事廉州受正法眼藏規模古人遂得
三昧茲偕廉州過訪請余盡出所藏宋元人畫

非於此中
探討數十
年者不能
臻此境界

縱觀多有悟入。能於筆墨之外。抉摘其元妙。尤
爲時流所難。將來精進。未見其止。此卷徧攸宋
元諸家。皆平日偶見名蹟。蘊之胸中。而舉之筆
端者。氣韻往往奪真。眼之所見。手輒隨之。自是
當今絕藝。吳中畫道之衰。端賴振起。不獨稱雄
一時矣。可勝嘆服。

丹青家具文秀之質。而渾厚未足。得遒勁之力。
而風韻不全。至如石谷。眾美畢具。可謂毫髮無

遺恨矣。此圖深沈澹遠。元氣靈通。尤稱合作。良可寶也。

約庵先生
書傳世極
少余僅見
小冊一頁
與此論胎
合因記於
此

功夫到神

染香庵跋畫

王鑑

蘇州刺史張約庵先生書法山谷畫宗北苑得
其○三○昧○不○拘○拘○形○似○也○此○幅○爲○程○子○餘○中○所○圖○
樹○石○蒼○潤○筆○墨○道○美○尤○稱○合○作○惜○畫○未○竟○而○先
生○謝○世○餘○中○藏○之○笥○中○歷○觀○近○時○畫○家○皆○不○足
相○續○一○見○石○谷○遂○以○屬○之○石○谷○曰○吾○學○力○未○至
姑○緩○之○藏○之○又○三○年○復○舉○以○相○示○石○谷○笑○曰○可
以○承○命○矣○乃○澄○心○歛○氣○慘○澹○經○營○忽○起○奮○筆○竟

化時方能
有此境界

日而就。不啻如出一手。今春余卧病半塘。餘中
携以見示。謂余曰。吾得此畫。如獲天球。且兩公
爲吾點染。亦異尋常。非子爲之闡揚。千古韻事。
幾於泯滅。余謝不敏。因思向年游秣陵。見魏府
收藏叔明雲林合作。後至長安。又見子久山樵
合作。渾然天成。不可分別。意謂先輩風流。難乎
其繼。今得遇此。頓還舊觀。不意石谷之莪。一至
此極。獨念白首時移。故交零落。約庵墓木已拱。

名論不用

此○余○之○所○以○悲○喜○交○集○者○也○餘○中○其○珍○藏○之○不○
遇○法○眼○勿○以○輕○示○

畫○之○有○董○巨○如○書○之○有○鍾○王○舍○此○則○爲○外○道○惟○
元○季○大○家○正○脈○相○傳○近○代○自○文○沈○思○翁○之○後○幾○
作○廣○陵○散○矣○獨○大○癡○一○派○吾○婁○煙○客○奉○常○深○得○
三○昧○意○此○外○無○人○客○冬○遇○王○子○石○谷○沈○子○伊○在○
於○金○閫○得○觀○所○作○俱○師○子○久○而○各○有○出○藍○之○妙○
不○啻○如○朝○彩○敵○夜○光○合○人○應○接○不○暇○也○此○卷○乃○

庚午春於
京邸得廉
州傲梅道
人溪亭秋
色山幅石
谷題爲墨
氣蒼潤直
逼董巨南
田翁以爲
定論余以

石谷一夕所成。以贈伊在者。余見其筆法。道美
元氣淋漓。愛之不忍去。手幾欲學。米顛據船無
賴。但非所以待知己。爲題數語而歸之。
人見佳山水。輒曰如畫。見善丹青。輒曰逼真。則
知形影無定法。真假無滯趣。惟在妙悟。人得之
不爾。雖工未爲上乘也。故論畫者有神品妙品
之別。有大家名家之殊。絲毫弗爽也。成宏間吳
中翰墨甲天下。推名家者惟文沈仇唐諸公爲

無意得之
而春明賞
鑒家均極
艷羨此頓
計與余周
旋蓋十年
於茲矣

檢前絕後。邇來孤矢。價高文章。氣濁所謂筆底
煙霞。胸中邱壑。蓋百千人。僅一見吳門一雲沈
子。虞山石谷王子。皆從余游。沈子爲白石翁後
人。王子爲大癡鄉晚兩人。俱靈心妙腕。相得甚
歡。相益非淺。今觀石谷所贈一雲長卷。煙嵐變
幻。林阜蕭瑟。巨然在焉。呼之欲出矣。昔白陽罄
室。同出待詔之門。名滿江左。余自愧弗及。文翁
二子。迥高出於陳錢之上。師不必賢於弟子。信

此冊於亂
後得之係
絹本筆墨
瀟洒傲宋
元各家均
臻妙境

然哉。因題數語。以志自幸。歲在庚子小春既望。
婁東友人王鑑漫跋。

吾郡畫家。文沈後幾作廣陵散矣。近時畫道最
盛。頗知南宗正脈。但未免過於精工。所乏自然
之致。余此冊。雖不能夢見古人。幸無縱橫習氣
耳。

畫學心印卷三

男鳳墀校字